

15.14

臨牀文史資料

第一輯

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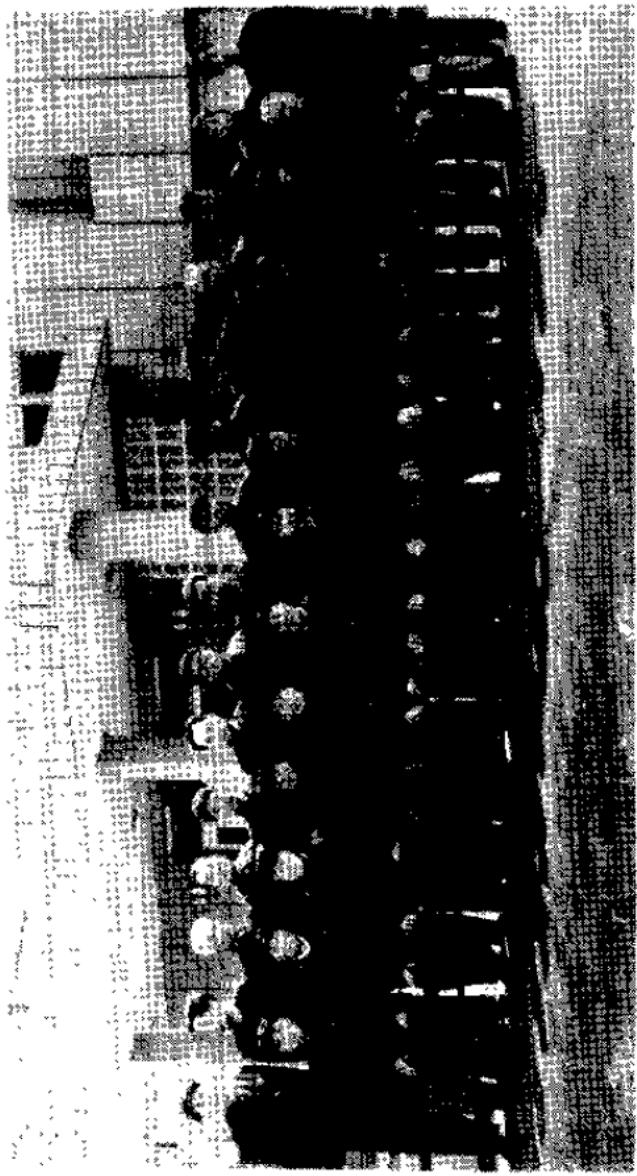


临沐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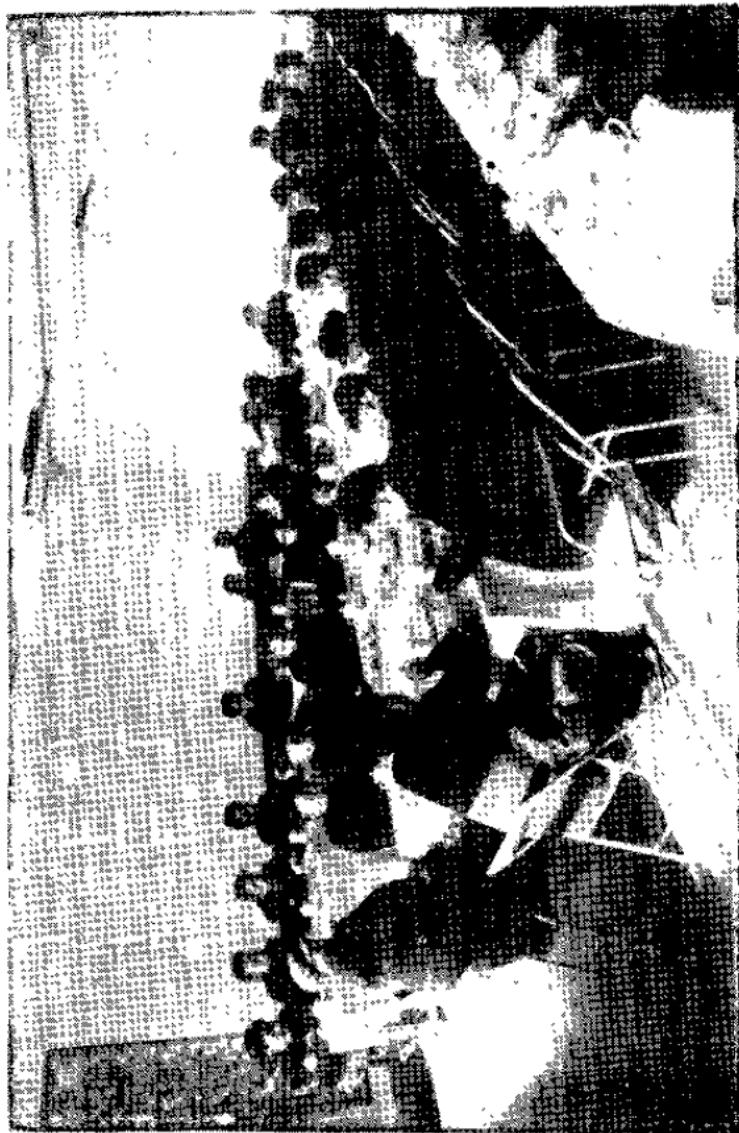
政协临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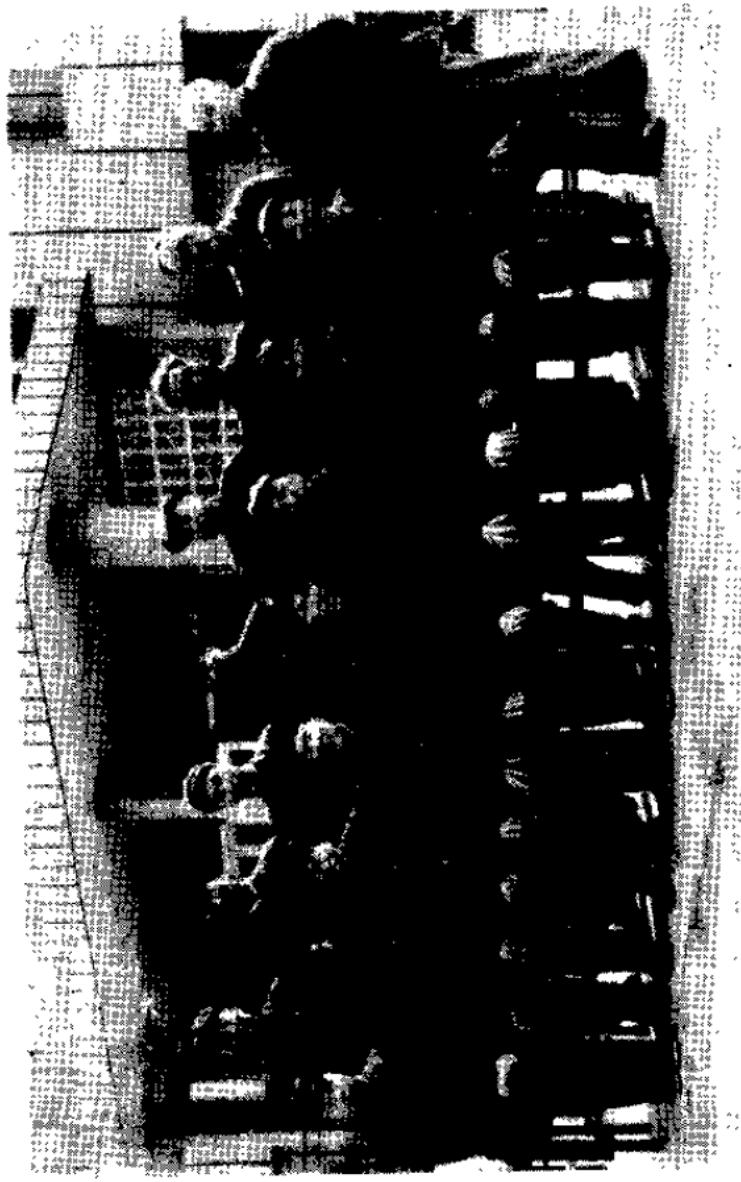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

临沐县委、人大、县政府、政协部分领导
同志和与会老人合影留念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，指法县组织史、文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场景





一九八六年四月，临洮县组织史、文忠将料
征集座谈会与老人合影。

史徒編海情見世傳教數法
軟玉燃征難風雲变幻書其集
教經一卷為人海從生

官修稿本之主事
仁集堂錄全書全人
李昌平

史志編修見世清敬邀諸老憶征程

风云变幻垂真貌，裨益当今诲后生。

李昌平

袁堂忠

政协临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任委员 李昌平

委 员 王洪亮 时步钦
胡尊信 张绪涛
林凡信 袁堂忠

本期编辑 林凡信
张艾群
高树森

前　　言

《临沐文史资料》第一辑，在县委、县府的关怀、支持和县政协的直接领导下，经过各界人士的协作和努力，今天编印成册，与大家见面了。

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生前倡导的，是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它服务地方，受益当代，惠及后世，意义深远。我们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，遵照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”的指导方针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，力求符合本来面目，不贬低，也不溢美。本辑内所涉及的人和事，由于撰稿者的角度和经历不同，所以对其认识和评价也不尽一致。我们经再三调查、反复核对，认为他们都各自有据。鉴此，我们才以采取“多说并存、文责自负”的办法，将持有异议的稿件，另辑刊载，以期从多方面反映出历史的全貌。

本辑文史资料在征集编写过程中，县党史

征委、县史志办，县教育志办公室等单位给予大力协助；在我县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积极供稿，热情很高，精神感人。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。

我们将继续征集文史资料，陆续编印出版（征集资料启事和提纲附后）。恳请各级领导，各界人士、广大文史资料爱好者，多加指导，大力支持，踊跃供稿。使《临沭文史资料》在振兴临沭，为“两个文明”建设服务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临沭文史工作起步晚，时间短，加之我们缺乏经验，更受水平限制，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，深望批评指正。

政协临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目 录

- 前言 (1)
- 修庙祭冤魂 立文昭后世
- 东八里巷惨案纪略 时麟 (1)
- 西山前浴血战斗 张作栋 (23)
- 忆抗战老人徐金六先生 钟伯荣 (29)
- 白涛同志二三事 刘作忠 (38)
- 回忆先父王卓人 王大昌 (43)
- 韩景星传略 教育志办公室 (62)
- 我所知道的吴文轩同志 刘作忠 (66)
- 苍马动委会的建立与活动情况 郭鲁瞻 (70)
- 临沐县商人抗日联合会 王守学 (80)
- 曹庄农民协会纪实 郭鲁瞻 (87)
- 抗匪联庄会的兴衰 赵涵生 (92)
- 沐河岸边的战斗岁月 侍振玉 (99)

- 震破敌胆的攻势宣传 高静斋 (116)
敌巢斗敌琐记 庞法 (122)
临沐县文工队集体参军情况的回忆
..... 赵东鲁 (129)
- 王春山义举反正 钟伯荣 (134)
- 临沐县文史资料征集启事 (140)
附临沐县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(142)

修庙祭冤魂 立文昭后世

——东八里巷惨案纪略

时麟 整理

临沐县店头乡东八里巷村至今还保留着一座特殊的庙堂。它一不供奉神佛，二不存放祖宗的灵牌，而是为了纪念二十年代被土匪杀害的七百多名冤鬼，也是他们的后代寄托哀思、铭记仇恨的永恒象征！所以这庙叫“冤枉庙”！

如今，七间破旧待修的庙堂正面飞檐下，一首五言古体诗自右向左，字迹清晰可读：“广霄何寥廓？大暮安可晨！人生有返岁，我行无归年。昔居四民宅，今托万鬼邻；昔为七尺躯，今成灰与尘。金玉素所佩，鸿毛今不振”。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现在让我们从冤枉庙说起，揭开“东八里巷惨案”的真相吧！

惨案的历史背景

二十年代初期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黑暗，社会混乱，经济萧条，民不聊生。而当

时的鲁南地区，因交通闭塞，“山高皇帝远”，更是多灾多难之乡！

闭塞中更兼有偏僻者：东八里巷村西傍沐河，河西是绵延数百里的马陵山。虽然它当时属郯城县第五区管辖，但去西南方向的县城有近百里路程，且山隔水阻，极为不便。又因这里地处苏（江苏）、鲁（山东）两省的临（临沂）、郯（郯城）、赣（赣榆）三县交界处，系官府统治“鞭长莫及”的地方，所以这里是典型的穷乡僻野。然而这样的地方，恰恰是土匪活动的好去处。

说到“土匪”二字，可能有人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。其实不然，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年长者回忆，民国初年鲁南一带当土匪的，大部分是地痞、流氓、兵油子，或者是刑事罪犯，也有坐地分赃的恶霸劣绅。虽然有些农民也失足成匪，但他们有的只是为了吃饱肚子；有的是为官府所逼；还有的为匪所诱，不容他们不“下水”。就这样，到民国七、八年光景，鲁南的匪势已经蔓延开来。

在旗号众多的各路匪帮中，经彼此火并，有两股势力日趋壮大。一股的匪首叫徐大鼻子，另一股就是赵嬷嬷的人马。这两股土匪都有五、六百人之众，他们有时各干各的行当，有时互相联合，为非作歹。特别那赵嬷嬷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老妖婆，提起她的名字，临郯两县几乎无人不知。有些妇女甚至用她的名字吓唬哭闹的孩子：“别哭，赵嬷嬷来了！”于是孩子立刻住声，可见其恶声之大。

其实赵嬷嬷也不是三头六臂。她的身世也不多复杂：老家是江苏省邳县铁佛寺。幼年家贫，她钻进一个马戏班子，学会了跑马拉解，整个少年时代都闯江湖卖艺。成人后嫁给东海县城头土匪头子赵永林为妾。为了当好丈夫的助手，她下苦功夫练武艺，学会了用双手使用两把匣子枪。长年走江湖闯绿林，造就了她剽悍的性格。虽系女性，却心毒手狠、狡诈凶残。这种人，在土匪当中也是超群出类的强梁之辈。因而其丈夫死后，众匪立即推她接“位”当匪首。从此，她横行鲁南，不可一世。

对于赵嬷嬷的恶迹，当时从临沂到郯城的两级官府都很清楚。但那些掌政头目多是软骨头。他们对土匪一是怕，不敢惹；二是瞒，不敢将匪情如实上报；三是有的干脆通匪；从中捞便宜。

官府既不敢管，赵嬷嬷的气焰自然更加嚣张。一些小股土匪也仗着赵嬷嬷的胆大起来。于是不分白天黑夜，成股的土匪都敢公开活动。他们干光天化日之下到各村乱窜，不是“喊场”（土匪黑话，意思是索要银元），就是“要泉子”（要酒要肉），不给就放火烧房子，拉户（绑架人质，勒索钱财），蛮横而又残暴！许多人家被搞得倾家荡产，叫苦不迭。

官府怕匪带来如此恶果，老百姓看在眼里，气在心上！他们在骂官咒匪的同时，纷纷酝酿成立自卫组织，于是一个民间抗匪组织——“大刀会”应运而生。大刀会，顾名思义，是用大刀为武器砍杀土匪。这名字本身就包含杀机，再加上首领们拼命渲染：什么“刀

枪不入”啦，“替天行道、为民除害”啦，使它迎合了当时人们杀贼的心理。所以一经有人倡导，便云起响应，风靡一方。再者，各地的土财主们为了保家产，也急于抗匪而向大刀会靠拢，于是大刀会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声势越来越大。

有了大刀会，老百姓胆子壮了。先是各村自己买枪、修围墙、盖炮楼，保住自己的村子；后来邻村间经协商又成立了“联庄会”，约定有了匪情相互支援；再进一步，各联庄会的大刀会员就联合起来，主动向土匪出击，名曰“清乡”。这种“清乡”战有时打得很漂亮。

联庄会既然是抗匪组织，那参加的村子便成了土匪的眼中钉；大刀会既然专门跟土匪作对，它也就成了土匪的对头！而土匪最恨的当然又是最强的对头。东八里巷村当时已是拥有三百三十多户、近一千二百人的大村。全村有大刀会员百多人，在临沂县坊头两位教师训练下，个个骁勇非凡。小股土匪向来靠不上边，有时候反倒外出“清乡”，打击土匪，尽自己

为联庄会承担的义务。外村有些怕土匪的、特别和土匪有宿仇的人也都躲到该村来，名曰“跑反”。这一来，就引起土匪对该村的极端仇视！匪首赵嬷嬷早就发誓要血洗八里巷，“杀鸡给猴看”！

惨案是这样发生的

一九二三年（民国十二年）农历六月初，东八里巷人在一次“清乡”中，抓到赵嬷嬷部下的四名匪徒，押回村子吊打审讯，为邻村受害者出气。赵嬷嬷闻讯后立即捎信要求放人。但该村依仗村大人多，就是不放。矛盾激化了！激起了赵嬷嬷的杀心。她怕自己兵力不足，先后找到另一股匪首徐大鼻子和郯城县涝沟村土匪头子窦二敦，合谋血洗东八里巷。

到了约定日期，好几股千多名匪众便带上他们全部“看家”武器，悄悄向东八里巷集结。农历六月十九日中午，他们在距该村八里之外的店头村会合。这时各路匪徒都知道出气的时刻到了：发财的机会来了，个个张牙舞